



# 为爱而偷

## El Baile de la Victoria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著  
尉迟秀◎译

当代拉美文学最动人的代言者，继《邮差》之后又一扛鼎之作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导演费尔南多·特鲁埃瓦倾情改编献映

在 deepest 的绝望里，起舞怒放  
在卑微的梦想里，寻找天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为爱而偷

El Baile de la Victoria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著

尉迟秀◎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EL BAILE DE LA VICTORIA

Copyright © ANTONIO SKÁRMETA,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译文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版贸核渝字 (2011) 第13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爱而偷 / (智) 斯卡尔梅达 (Skármeta, A.) 著;

尉迟秀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9-03269-2

I. ①为… II. ①斯… ②尉… III. 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1025号

## 为爱而偷

WEI AI ER TOU

[智]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著

尉迟秀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人文学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魏依云 王 新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h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88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

六月十三日，圣安东尼瞻礼日，西班牙总统大赦普通法刑犯。

在释放安贺尔·圣地亚哥之前，典狱长叫人把他带过来。年轻人来了，他全身上下散发着二十岁的潇洒不羁和野性美，他抬起下颔，一绺头发垂在左脸，站在那儿斜眼瞥着他的长官。暴风雨夹着冰雹越过铁栏杆打上窗玻璃，洗去了窗上堆积的厚重尘埃。

典狱长看了年轻人一眼，又低头望着下到一半的棋局，他抚摩下颔良久，思索接下来的最佳棋步。

“那么，就这样，你要走了，孩子。”他依然望着棋盘，声音变得有点忧伤。

他拿起国王，若有所思地咬着国王头上的小十字架。他身上穿着大衣，围着羊驼毛围巾，眉毛上还落着不少头皮屑。

“是啊，典狱长，我在这牢里发霉发烂也有两年了。”

“当然啰，你总不会跟我说，时间过去你都没感觉吧。”

“没错，桑多洛先生，我感觉到时间过去了。”

“可是这段经验不会都是坏事吧？”

“我在这里作了一些有意思的计划。”

“是合法的计划吗？”

男孩漫不经心地踢了几下背包——里头装的是他仅有的几件衣服和日用品——揉了揉眼角，嘲讽的微笑让他的回答显得不太可信：“百分之百合法。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两件小事。”典狱长拿着棋子轻轻敲着鼻头。“我拿的是白棋，现在轮我下了，我该怎么走，才能很快把黑棋将死？”

年轻人不屑地看着棋盘，无精打采地搔着鼻尖：“第二件小事是什么？”

男人把国王放回棋盘上。他的微笑带着沉沉的悲伤，仿佛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

典狱长笑着说：“你的计划就是要把我杀掉。”

“您在我生命里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您认定我的计划就是要把您杀掉。”

“可是，这正是你的计划之一。”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夜，您不该把我扒光，拖到那间野兽的牢房。这件事我不会忘记，典狱长。”

“所以我说得没错，你要杀我。”

安贺尔·圣地亚哥突然竖起耳朵，他担心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而他的回答稍有不慎，就会危害到他即将重获的自由。他小心翼翼，轻声地说：“没有的事，桑多洛先生，我没打算杀您。”

男人抓住悬在棋盘上的灯，把灯对着男孩的脸，仿佛此地成了警察局。他拿着灯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继而把灯放开，任它摆晃。灯光在房间的四壁游荡。他吞了一口口水，用沙哑的声音说：“那一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行为。你知道，在这几面墙里，孤独会让人发疯啊。”

“您别再说了。”

男人踱来踱去，仿佛这么做，他搜寻的话语就会从水泥地上冒出来。他在男孩面前停下脚步，用戏剧性的慢动作把身上的围巾取下，接着以突如其来的谦卑姿态靠过去，把围巾给了男孩。

“这围巾很旧，可是很保暖。”他对男孩说话时望着别处。

安贺尔憎恶地搓着围巾，他不想看到桑多洛的脸，目光于是落在总统的肖像上。在湿气啃噬的墙面上，这是唯一的装饰。

“这条围巾很漂亮，羊驼毛的，是秘鲁的羊驼毛织的。”

一阵寒意袭来，他抬起眼，碰上了男孩的目光。

“爱的行为”这几个字让年轻人的脸庞着了火，像吞了柴油似的，一片猩红染上他的耳朵。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桑多洛先生？”

典狱长靠到他身边，想和他道别，但是安贺尔冷酷的表情让他停下脚步。他以顺从的姿态张开双臂，仿佛乞求他的同情。

“收下这围巾吧，孩子。”

“拿您的东西让我觉得恶心。”

“别这样，你好心一点，围上它吧！”

年轻人心想，还是别拖延出狱的时间为妙。他拖着围巾走到门口，舔了舔嘴唇说：“您走第六行皇后列的士兵，黑棋会吃掉士兵，主教挡在皇后前面，这时就是您的局了。将军，死棋。”

典狱长把灯熄掉，要狱警立刻去把重刑犯利果贝托·马林带来。等人的时候，他点起烟，从鼻孔呼出第一口。他靠到炉边，把水壶放上去。

他拿起咖啡罐，舀了一点速溶咖啡到两个放了糖的杯子里；水沸腾之后，他把水倒进杯里，用唯一的一根属于公家的小汤匙搅拌。

狱警把重刑犯带到，典狱长给他指了一张椅子和那杯咖啡。马林一头油腻的乱发，眼神阴暗飘忽不定，瘦削的身体像被电击过似的。他鬼鬼祟祟地喝下第一口咖啡。

“最近怎么样啊，马林？”

“跟平常一样，典狱长。”

“真可惜这次大赦没你的份儿。”

“我可不是普通的偷鸡贼啊，典狱长，我是杀了人才在这里的。”

“你该是犯了什么大案子才会被判无期徒刑。他们对你可真

好心。你犯了几件谋杀案？”

“不止一件，典狱长。”

“所以你要靠表现良好减刑出狱，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应该是零吧。说得清楚一点，他们没枪毙我，但有个严格的附带条件，就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你该不会比较喜欢行刑队吧？毕竟这里的日子不是生活，不是吗？”

“这不是生活，不过生命就是生命，不管怎么活，它就是生命。就算是一条虫，也不会想被踩死。”

典狱长把烟递给他，自己又点了一根。马林贪婪地吸了深深的一口，仿佛运动员吞咽着一大口纯净的空气。

“就说这管烟吧，典狱长，狠狠吸上这么一口，我这一天就得救了。上帝总是会帮我们准备好的。”

桑多洛仔细打量这男人——这个匪徒似乎头脑蛮清楚的。他决定跟他挑明了说。

“说得好，马林。‘上帝总是会帮我们准备好的。’为了让你验证这句话，我有件事想问你有没有兴趣。”

“典狱长，您说的是什么？”

“当然，我没办法用大赦把你弄出去，不过我绝对可以让你出去几个星期，去完成我派给你的任务。没有人会怀疑是你干的，因为我们会做得让人以为你一直待在监狱里，在牢房里。这里的事，连上帝也无权插手。”



“我没问您是什么事，我问的是什么人。”

桑多洛喝了口咖啡提振一下精神，他让马林也喝了咖啡。

“安贺尔·圣地亚哥。”

马林眨了眨眼，仿佛不明白，然后盯着自己的咖啡杯，仿佛参透了一个字谜图。

“那个‘小天使基路伯’？”他悄声说。

“就是他。”

“这么帅的男孩，他连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没错，可是他要杀我。”

“他威胁您吗？”

“他要杀我，马林。可是我有妻子，有两个女儿，有一份薪水，薪水是烂得像坨屎，可是我们一家人都得靠这过活。”

“我明白。问题是，我跟这男孩无冤无仇。羡慕倒是有的，谁不会羡慕像他这么年轻又这么帅的男孩！”

“你就试着把它当做醉汉之间的争吵，或者，随便你想怎么样都行。重要的是，你要确定他死透了。”

“这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我要杀人不愁没理由。但是……”

“当然会有些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坐了十年的牢，连续一个月，每天都上一个妓女，这总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一点意义吧。

‘生命就是生命’，不是吗？”

“我不搞妓女，有一堆女人会为了爱跟我做那档事。”

“话是没错，问题是这些女人认识你啊，马林，我对她们感到很抱歉，因为她们一定会把这个世纪大行动给搞砸！你别忘了，理论上你是在牢房里啊，你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从无期徒刑这边跨到行刑队的那一边。这桩生意你觉得怎么样？”

“复杂。”

“出去一个月，马林。你这辈子的最后一次。”

典狱长走到厕所门边，把门打开，指着肥皂刷和刮胡霜对马林说：“去吧，去把胡子刮一刮。”

## 2

在监狱的另一区，维尔加拉·葛雷听到大赦的消息，立刻要狱警去帮他买发蜡。他把他的Boss西装从柜子里拿出来试穿，他发现只要收一收肚子，皮带就合得上。五年幽闭的牢狱生活并没有让他的身材走样，他靠的是不时做做瑜伽，这是他多年前在泰国当水手的时候学的。

他灰亮的头发连着两颊花白的络腮胡，和他安详又专横的浓密髭须形成一种美妙的对称。他对着狱警拿的镜子梳了几下头发，他放心了，尽管被监禁了这么些年，他的眼神还是可以让女人动心。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把雄性的风流驱散，因为他只爱妻子泰瑞莎·卡普利亚提，他甚至担心，她会不会不想看到丈夫重获自由，毕竟她从来不曾来监狱探望他，就连圣诞节也没来。

儿子跟他也不是那么亲，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只会在十二月

的最后一星期，一成不变地带来一本明年的记事本，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交换简短的几句话，聊一下职业足球和他在中学的课业，之后就会把手抽离父亲紧握的双手，躲开父亲要印在他颊上的吻。

突如其来的大赦将他的刑期减半，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让他可以重拾失去的感情。他再也不会犯罪了，他对上帝、对媒体、对劳役监狱的主管们发过誓，而且，他在审讯期间守口如瓶，同党该分给他的那笔钱，够他过着体面的日子，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他也不必向任何人伸手要钱。

他认识几个报社的总编辑，这几家以司法专栏闻名的报纸都颇有影响力。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恳求他们不要再做周年特刊报道他那几桩轰动一时的盗窃案。他们很清楚，维尔加拉·葛雷重获自由，不想让人指指点点。唯有如此，他才能重回家人身边，并重拾他的尊严。

他轻轻拍了一下狱警的背，谢谢他帮忙拿镜子。狱警离开之前，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微笑。这正是他想要的：充满兄弟之情和男子气概的热情微笑，双眸深处的神秘微光，痛苦与孤独在他脸上深深刻画的皱纹，还有对生命的渴慕和欲望。对其他囚犯来说，长久下来，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变得没有差别，消融在无所谓的情境之中了。

他看了牢房墙壁最后一眼，只看到两样东西依然如昔，那是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年历，六月十三之前的日子被一个个红色的叉

叉画掉，还有一张玛丽莲·梦露的海报，她的人和她水果般的乳房摊在呢绒大衣上。他把年历收进行李箱，放在西装旁边，再把箱子关上。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支旧钢笔，沿着玛丽莲·梦露的身体写了以下几个字题赠：送给我的后继者，尼可拉斯·维尔加拉·葛雷。

一大群囚犯向他道贺，簇拥着他走进典狱长办公室。其中一个囚犯紧紧抱住他，泪水从脸颊淌落。维尔加拉·葛雷在适度范围内任那淌泪的囚犯拥抱，但他始终站得直挺挺，不让任何事情破坏他尊贵的王公之姿——丝质手帕无懈可击地从粗呢外套的胸口袋上露出一小截，配上大大的领结和资深演员般的头发。

顺着典狱长的手势，一名公务员“啾”的一声打开一瓶香槟，欢迎他进来。每个狱警和典狱长钦点与会的囚犯们都有了酒，众人吵吵嚷嚷地举杯高喊：“干杯！”

典狱长清了清喉咙，双手交叉在胸前，等着乱哄哄的场面稍歇，他就要把一封写在公文纸上的信朗读出来。

“亲爱的尼可拉斯·维尔加拉·葛雷老师，亲爱的尼可，我们今日见你离去，内心充满矛盾。我们乐见你重获自由，因为文明世界将有一位风趣的名人重生；同时我们也感到悲伤，因为我们将失去你的陪伴，失去你那些故事的美好滋味、你那些想法里的智慧，以及你那些禁欲主义的建议，你鼓励了那么多的囚犯、那么多的狱警，当然也鼓励了现在在对你说话的人。

“你确实曾经踏上法律的边缘，法官因为那些轰动一时的盗

窃案而判你十年徒刑的确未失公允，但我还是要说，在每一次的行动中，你都没有使用暴力，你的手从没沾过血，我想你应该从来没拿过枪。你和监狱里和街上到处可见的那些满身怨气又胆大妄为的败类完全不同。

“你犯的这些盗窃案，就像媒体一致认为的，是货真价实的艺术作品，这些案子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名气。毫无疑问，很多专栏记者还是会继续写你的事迹，而你的国际声望也会继续升高。今天，我致词的对象不是‘艺术家’，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将走出这围墙，生气勃勃，正直，带着被友情净化的心灵。我只有几个字要对他说，这是我们所有人想要祝福他的：祝他好运。”

他走过去拥抱这男人，久久不松手，然后叹了一口气，把男人让给其他人流露的真情。众人尽情地拥抱、鼓掌、流泪之后，围成一个半圆，准备听这男人致词。

“亲爱的邬维尔塔典狱长，各位亲爱的狱警，各位亲爱的囚犯：那些不眠的长夜填满我们的监狱生活，启发我的灵感，让我如此饶舌地向各位说出我犯下的罪行，但我从没有任何夸大之处。此刻，在我生命决定性的时刻，我却觉得自己成了最不多话的人。今天，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寂静压在身上，仿佛喉咙里有一块石头让我无法呼吸。我走出这里，对自己充满信心，除了孤独之外，我无所畏惧。上帝要让我回到家人身边。希望可以让所有人的痛苦减轻。所有人。随着时间过去，只有上帝才能决定谁

有罪、谁无罪。上帝保佑你们。”

在劳役监狱门口的小广场，维尔加拉·葛雷感到六月的冷风从颈边拂过，他后悔不该把监禁期间穿戴的围巾和大衣送给那些囚犯。典狱长坚持要帮他提行李，并且陪他走到出租车旁。

“出租车资已经付过了，囚犯们自己筹了钱。”典狱长说。

男人的手抚过银白的鬓角，露出忧伤的微笑。

“问题不是钱，而是……”

“是什么？”

“问题是我得知道该给司机什么地址。”

司机把行李放进后车厢，坐回车里，从照后镜里看那男人，简单地问了他：

“维尔加拉·葛雷先生，我们要去哪儿？”

“您知道哪里有皮件店吗？”

“‘林荫道’那边有一家，卖的都是阿根廷货。不过经济危机之后，价钱都飙高了。”

“就去那里吧。”

他原以为，重获自由的最初几分钟，自己会贪婪地想要重新发现那些地方、气味、声音、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一股强大的内省机制让他对市区的环境失去感觉。他抚着鬓角，心想自己已不再年轻，没办法再过这么不确定的生活了；他曾经是一枚指南针，唯一的指向就是家庭。正是为了这个家庭，他工作、犯

罪，最后缄口不语。“像坟墓一样缄默”，他的同党这么对他说。关于缄默，他无可抱怨。有媒体在抨击总统大赦时，说到监狱里人满为患，有违人道，却又责怪重获自由的受刑人在祖国的大街小巷到处游荡。

这次大赦以某种近乎神奇的方式还给了他公道。事实上，如果他不保持缄默而是供出同党，当时可以减少的刑期恰等于大赦一笔勾销的五年。

“我真幸运。”他反复低声说着。

他要司机等他一下，他的嗅觉毫不迟疑地引领他走向摆着最漂亮的行李箱的货架。他轻抚一个软皮公文包，上头有两只镀金的锁，两端都只能用一把钥匙打开，他发出一声自满的叹息，因为他发现自己选得没错，这只手提箱是最贵的，远比架上其他皮件的价钱都高出一大截。店员问他要用什么号码作为密码（最好两边的号码不要一样），他没有多想，立刻就决定用自己和儿子的出生日期组合成密码。

“您用支票还是信用卡，还是付现？”店员一边包装，一边问他。

他的眉毛扬了一下，心想，他看起来应该像个体面的人吧，所以店员才会提出所有的付款方式让他选。如果他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人家会要他出示身份证件，他不相信大赦的所有行政程序已经执行完毕了。

“现金。”他答道，同时把钞票摊在柜台上。



“今天是圣安东尼瞻礼日，”店员突然大声说。“他是个行使神迹的圣人。那些老处女把他的小雕像弄倒，要他帮她们找老公。”

“对呀，似乎是这样。”维尔加拉·葛雷接过零钱和店家附赠的塑料零钱包。店员好奇地看着他，这位刚出狱的罪犯满脸笑意，大胆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您认得我的脸吗？”

店员搔搔头：“您是做电视的吗？”

“完全不是！”

“说真的，我不认得您。对不起啊，先生。”

“没有的事，我很感谢您的细心。您多大了？”

“二十五。”

“我已经不在浪头上了。如果是五年前，像您这样的店员，要么是跟我要签名，不然就是去报警。”